

柯山集  
附拾遺

五





集 山 柯  
遺 拾 附  
(五)

J  
17.8  
1.1953

撰 未 張

# 柯山集卷三十六

論

## 漢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比孤囚。侵奪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大有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尙功。其驍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婦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

君邀功。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爲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爲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旣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旣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攷也。

漢景帝論

景帝稱寶嬰。澹澹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而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



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不可矣。求其無奔蹏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私。其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主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 唐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壤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能所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逃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予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獷也。與之較理。則彼異類也。其乘氣而兇悖也。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

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閒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惡載之甚。而誅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戾者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唐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旣平。山東河北。強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閒。莽爲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強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王承宗。

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李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可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爲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閒。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知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面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返。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

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振矣。其後郭崇  
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  
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  
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越黃澤。  
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爲人得糧十斛。而後  
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而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  
知其勢而爲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  
從之者。此之謂也。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己者。宜若怠惰而  
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  
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  
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純德  
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  
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爲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

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臂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爲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爲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予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

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守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顧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尙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鬪。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爲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宜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



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癘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爲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爲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怨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者。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 陳軫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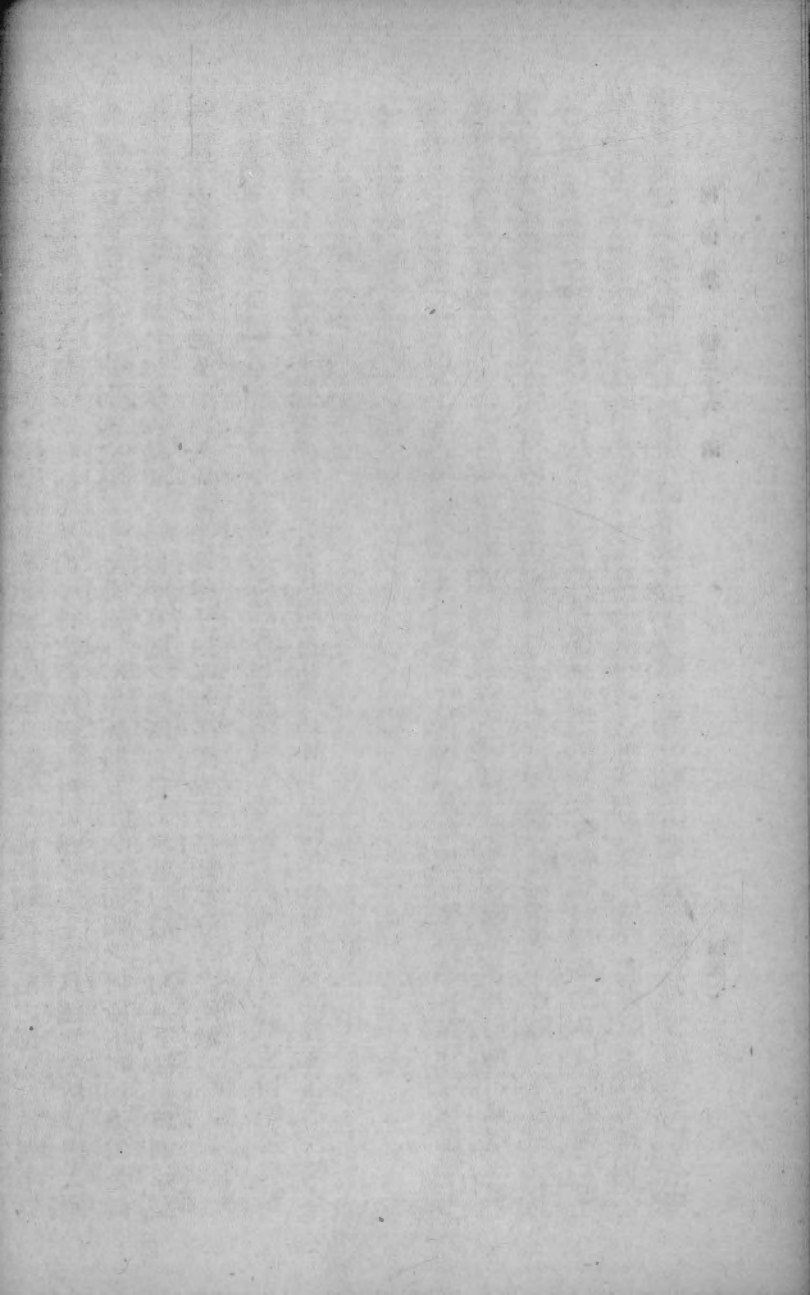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爲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爲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爲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敵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遊說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

而強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附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未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也。天下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不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竟以免。故縱橫危道也。常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應侯論

吾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其困苦展轉。旣瀕于死。而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遊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而自願以權勢已成。因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雖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之序。雖事如此。乃言雖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雖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

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雖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爲計如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爲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荊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 柯山集卷三十七

論

## 樂毅論

吾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卽墨。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而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勳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敝。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賴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毅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攻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業之事也。且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卽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卽墨。單善爲兵。故

其守卽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鬪。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强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願若是忽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于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偃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恆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告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直復怨。則理已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眞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爲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免于不



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以爲賢。而不捨仁義而求自便也。不强以爲賢。故爲善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 田橫論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曰。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爲亂。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致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

文王之際異矣。

魏豹彭越論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者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放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取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爲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爲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并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爲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一有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況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爲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

而臥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爲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爲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爲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爲我用，故也。三人之爲我亡楚也，非爲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爲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旣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況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予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爲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爲諸將百計諫曉，卒以何爲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爲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爲之，則必以爲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爲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閒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

其心惟恐其特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驍武勇鷲。疑其特功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祖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于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悍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樂。亦不爲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時必有以不義而止之者矣。而莊公卒爲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穎考叔爲一言于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爲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喻者。然退而視其所爲。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辯。折而服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爲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于片言。

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感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閒。彼子房以爲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據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爲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爲智歟。故折人以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所感于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方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爲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爲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 陳平論

吾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爲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不悅。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爲不可及也哉。

平勃論

吾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閒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恒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爲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之。蓋如史之所載。謂陳丞相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倡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于遇盜而使之束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爲。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攷其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憑藉也。特徵幸于一戰之閒。此其所爲。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



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馳騁微幸于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爲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敵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爲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爲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 衛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爲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爲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爲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爲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爲。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爲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願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爲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願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爲決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

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爲。天下之乾勇者好也。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爲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爲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 柯山集卷三十八

論

##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爲正諫。拂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羈旅不偶。亦思秦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爲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爲諭蜀。而實以風。夫旣已開其利于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然。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蘭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爲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爲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幾

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己于禍。而拳拳于晏子。遷亦淺矣。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尙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書。敘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荊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攷信。以嬴旣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爲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尙安肯憤然刼以浮詞。以首遣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爲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荊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寶嬰。田蚡。灌夫之事。攷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鬪爭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書。而遷敘聶政。荊軻。寶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敘錄而不厭。蓋其尙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足信。而忘其事之爲不足錄也。

趙充國論

予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未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卽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爲微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舍是未有肯妄動。

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救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于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力戰決死爲必敗哉。以爲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強。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十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奴。匈奴于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旣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句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句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爲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蹙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爲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論

予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

狄有奇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誣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頸。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爲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丙吉論

丙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急。而一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



可以爲傲幸矣。謂之眞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傲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以能歸功于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傲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丙丞相恨也。

### 游俠論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卽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威畏。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 王鄭何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爲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爲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爲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

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爲不仁。而有小不善于仁未害也。予觀王祥、鄭沖、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爲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爲小人所不忍。爲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仁賢君子之名。而或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爲姦者反依之。以爲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爲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于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爲是言何也。夫華爲之亦死。不爲亦死。微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爲者矣。與外臣爲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爲怨。則強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旣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厲。嗟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爲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知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爲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

優游卓之守塢。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幸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 王導論

予觀王導之爲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尙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爲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鬪。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旣死。姜維恃其餘力。躡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爲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旣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爲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悔。其弊也。內之強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去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爲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羣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爲此。豈其才不足與。或者曰。導之意。以爲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外裔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爲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爲保國之計。苟無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倔強。大則君

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隴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爲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爲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于可爲之時者。得罪于通可也。忠亦不足爲矣。

裴守真論

先王之禮。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于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于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汙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爲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爲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爲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徇其君。予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爲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

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爲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爲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闈之玩。仙美鬼怪。可駭之物。雕章織纈。非法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源。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爲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儉風。瞽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賊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予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子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詭道之常態。意其人

必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爲尙父屈歟。此于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純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韓愈論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列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南蠻輕淫靡嫚之風。亂以西北悍魯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貞元中。獨卻而揮之。上窺典墳。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于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性則原于天。論至于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者歟。

# 柯山集卷三十九

議

## 文帝議

予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爲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臾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于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爲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駭。必且以爲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爲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爲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 平江南議

予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于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予嘗憾焉。若水。李煜之

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威德響振。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予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嚮義之不暇。豈不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爲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爲高帝將數年。當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爲不服。然則何爲卒反乎。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爲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僞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僞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北面。而薄其君以爲不足爲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于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爲高祖者奈何。必待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僞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于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寶鏌鄒之利者。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以登門。彼皆不求人。



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卽之者。亦明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于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爲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臥于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于強敵。彼孫武求試兵法于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蒞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嘗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于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爲畏死耶。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夫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

殺者殺之。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說

詩雜說十四首

衛武公于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于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稗。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販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于恢大。幸而治得于內。則土宇廣于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略。建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致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于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于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販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免于死之謂生。免于仆之謂立。食而後免于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于民。實生之者也。

生人之道尙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尙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尙肅。故宮室之牆曰蕭牆。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爲信。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夫如是而猶欲繫其馬。旣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斃。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

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武王之事旣成而見于樂。則大矣美哉。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尙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之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懲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于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悅之矣。召公且不悅。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溢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于是成矣。蓋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于書者。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于禮者尙德。用于戰者尙才。故也。思馬斯作。作者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駕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駕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曰有驪有魚。豪軒曰驪。二目白曰魚。驪則無取于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天下之亂。起于無禮。無禮起于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正。井田不均。溝洫不脩。田事不勤。先王

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其于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先天下之政。故成王之泄政也。召康公戒之。其急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不過乃場乃疆。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遭變而述先公風化之所由。而爲七月之詩。其急不過授衣以備寒。舉趾以歷田。備事之細。至于採薪剝棗。朱裳索綯之煩。其候時之謹。至于秀蓂鳴蜩。斯螽蟋蟀之細。則夫先王所以推本而要以成天下之務。雖至煩而不厭者。誠風化禮義之本。莫不出于此故也。予嘗攷信南山。大田。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爲田萊多荒。其陳先王之盛時。上勤于卹農。下力于治田之際。自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維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至于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于萬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廬立于中田。瓜植于疆場。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于祖考。而終于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初自于曾孫之能勸其民。而農夫之能聽其上。不怒以交其歡。饁之以致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夫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祖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來出于倉庾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勸相之時。而後乃及于禮樂祭祀之事。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備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作。夫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樂興。和樂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要。而後其言之序如此也。而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遣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遂及于暮春新畬之事。來甞康年之祥。錢罍錡艾之細。蓋治其國者。其要莫急于此。則王之戒。略于庶事。詳于農事者。由此故也。雖

然。豈獨成王爲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者。高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夫建天下之諸侯。飭來辟之歲事。而止于稼穡之勿懈。豈非事之所當先者歟。夫惟王之所以戒諸侯者。莫不首于農。而五載而巡四岳。其較諸侯之善惡。以觀其國之治亂。而制吾之賞罰也。其慶始于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未與焉。其罰之也。始于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亦未與焉。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新畝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魯侯之頌也。始于鬪。而鬪之美。首于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駝之美。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夫成王。高宗。汲汲于此。不亦宜乎。夫始之于農教之勤。而終于有年之慶者。誠以諸侯奉上之先務在是。故也。由是觀之。則周之戒諸侯。未嘗不然。非獨臣工如此也。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爲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兔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藿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爲勞辱。而不恥耳。未至于大亂。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爲盡心。未害也。至于君子不爲盡心。苟求免于饑寒。熟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有藿之亂。使有君子。其至是乎。

諱言說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闥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輿。移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說原注爲紹聖而作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時。固寵特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于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

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型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昏淫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黑白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虛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子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妒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亂原說

國家之亂。常在夫違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處之不懼。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培養。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過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于大亂而自亡。此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于用兵。瀆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蔡景之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子產豈求之他哉。



# 柯山集卷四十

## 序

###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盈。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捲旗棄鼓。裹創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于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于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于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于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輶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幸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于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爲吏。

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予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葦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某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皆然。不敢有請于先王。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先生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某臥病城南。門無犬雞。晝臥悒悒。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閒。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于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予言爲贈行。予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敵。

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彼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什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鷲。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外裔。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鷲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鷗不鳴。要非祥。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悔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幾老語邊事。幾老將也。謂某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蔬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旣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子無以贊子。

矣。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爲吏不苟于其職嘗主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予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予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予遊予謂之曰予棄人也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遊且累君熙老不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予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予爲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于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譽其貨啾啾也十人之聚則往卽之自且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爲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闥訐謨黃閣也可跋而俟也敢以是爲遺行之言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泣涕告予曰我不幸蚤孤旣長而族人言爾先人名爾昧字爾曰昭父子實用之而未能言其說子盍爲申言之乎予曰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旦晦必有明也莫或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善

惡是已。爲善于家。而受爵于朝。車服以旌之。名號以表之。爲不善于幽。而刀鋸斧鉞從之。其始也人莫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子先人之訓。子至矣。子雖欲言之。何以復加子敬之。

### 湯克一圖書序

甥湯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奇。惟古人有言。夢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爲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爾之好圖書。幾癡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爲求。則其夢授于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奇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以爲是。三十一圖書者。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攷吉凶。明將來。三十一圖書。曷足怪也哉。爾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其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爲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爲人篆印璽。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數爲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務。故併錄焉。

### 祕承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攷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爲。而不幸不及施。與旣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

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爲百姓不知皆爲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矣。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夫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鱉。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子宛邱。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祕書。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爲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

潘大林文集序

士有聞道于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言。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吝而不悔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狷士矣。彼其心以爲不有得于今。必有知于後。故甘心而不辭。夫旣已盡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不可知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謫黃州。與邠老爲鄰。邠老少學爲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衆不悅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遊。往往屈輩行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千百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于困者。後予蒙恩去黃。居于淮陰。聞邠老客死。斬春。予爲之太息出涕。政和之初。邠老之子懸旣免喪。拜予于宛邱。出其先人之文章若干卷。求予爲序。予知邠老爲詳。義不得辭。而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曷足振邠老于無聞。未必不奪邠老之文而并棄之也。而邠老生死之不遇如此。

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悽婉。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蟄。鶉鷓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惑。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攷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楚之治。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

儒者纔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爲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享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予也。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予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于宛丘。予時年壯嗜酒。馳聘世樂。雖知至柔懷道。而未暇問也。爾後絕不相聞。至今蓋十有八年。而予出入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駸駸于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守汝陰。一日。至柔惠然訪予于郡齋。視其精爽動作。與宛丘見時不少異。旣攜其平生所嘗試之方授予。以濟其病。又教予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元通四達。而真氣應之。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也。得者知之矣。真氣來降。則百病除。而永年矣。經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則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爲止觀。司馬子微得之爲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古道遠矣。予三復其言。因盡屏其平日之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數十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足。信謂是乎。如吾至柔之論。則尺素爲多矣。至柔隱居固始之野。人莫見其面。而時爲人治病。將歸。求予書。予書不工。因誌其



所教以告世之好道而不得其要者。

###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好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虜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爲澤詞。含思淒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予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嬀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 許大方詩集序

同塵子許君大方。吏于海陵。謂予言。平生仕宦四方。所至輒爲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集爲一書。求人爲序。取以冠于篇首。今海陵之集將成矣。子其爲我序之乎。予曰。士方其退于燕閒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往往英奇秀發之氣。發爲文字言語。超然自放于塵垢之外。蓋有可欣者。然一行爲吏。此事便廢。敲朴喧囂。牒訴倥偬。既已變易其平生矣。風雲之觀。瀾于泥塗。泉石之想。變于閭闔。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呼。士之道藝不進者。以此。許君以瀟灑出塵之姿。屈首微祿于小官。又吏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

憊悴無聊之歎。尙何暇注心于筆研文墨之間耶。然旣已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是子所以喜爲之序也。

宗禪師語錄序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來建化。成立門庭。蓋言爲道詮。執之則爲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具少分。則夫言亦未矣。四祖宗禪師。黃龍心之嫡子。臨濟玄之裔孫。學最上乘。悟第一義。徧參尊宿。法席歸住。四祖道場。雄啓度門。明揚政令。雖洪鍾巨震。固嘗動地雨花。然古澗寒泉。飲卽喪身失命。至于拈槌舉唱。斯辨宣揚。門人記爲後錄若干卷。己丑孟冬。其門人義和攜以示予。求序冠其篇首。勉爲書此。幸無誚焉。

錢申醫錄序

予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爲記自齊侍御史咸至齊文王病。凡數十人。其察脈觀色。所用藥劑湯熨之法。皆載之以爲後法。所謂黃帝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其遺法往往見于此。世醫所宜剝心而學者也。尙何議焉。予頃年謫官齊安。鄰郡蘄春有龐安時者。高醫也。其于黃帝內外甲乙諸書深矣。予嘗從之遊。喜聞其說。而不能盡究也。居無幾何。安時死。予爲誌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嘗治疾。或奇證變候。有人不能曉者。使其具其說。與所用藥。欲載之墓誌之後。以爲後法。而其家不甚曉知。雖有所疎陳數十條。皆無倫敘。勉擇十餘事載之。而予至今以爲憾也。近宛丘閒居。吳人錢申以醫錄授予。得之欣然。蓋申善醫而著爲錄。其治疾之嘗效。言其察脈觀色之方。而往往著其藥物之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憾予不學醫。不能與君上

下其論。願益勉之。求世之高醫而問焉。子將有得焉。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予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繫之于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于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于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猶輔也哉。千金之裘。成于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于飛鳥之遺羽。玉蘊于石。而金發之。兵切于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于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于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爲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信以爲車。力學以爲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

柯山集 卷四十 序

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 柯山集卷四十一

記

##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南頓令江君愔裕以書屬某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祀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爲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某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于濟陽。而皇考欽實爲南頓令。帝嘗從父于此。旣得天子。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遊處。則邑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賜于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蓋無足怪。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羣雄。芟夷略盡。撫有方夏。覃及蠻貊。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驚羣。玩兵黷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于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旣成。海內旣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于禮樂。驍猛之氣。束于儒學。敦尙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典禮。渙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爲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明章。繼志承統。纂脩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板蕩。可謂極矣。而仗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膺、陳蕃之

徒救于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于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敝蹈死而不悔至于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言何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元年又復南頓徭役同之濟陽則帝之于是邦豈若他邑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吾意光武于南頓亦云

咸平縣丞廳醢醢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旣爲縣卽以宮爲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于是遷縣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醢醢問之邑之老人則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旣老而盡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特大于其類邑之醢醢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于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于周歷歲數百天子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于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闕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于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薶翦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

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疊敗。醫者既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于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于是封泰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世之大訓成法者。宜何如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謹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閒。地平天成。養生送死。而無憾者。誰之力也。醅醞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冰玉堂記

熙寧中。予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于汴上。是時。道原方脩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爲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爲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予旣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于世。年五十餘。爲潁上令。卽致仕歸。隱于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焉。于是旣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予受詔校資治通鑑于秘書省。是時公同時脩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

挫于人也。方其激于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爲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爲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于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于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攷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閭里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蔚宗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予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于德安敘其大父與父之事于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于牀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爲詞以哭曰。凝之爲父。與道原之爲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爲我實記之。予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爲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言。與六經並傳。父子之于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疏受。于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舍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知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焯並著。名立于父。而顯于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予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于學。而健于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予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爲



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爲徒。紆爲雲霓兮。注爲江湖。偉爲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尙謂我汙也。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及其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其里之人爲予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興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爲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鄙魯不學。自棄于夷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兄弟者。與二宋君遊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爲聲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己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于廉恥。徼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恥者。四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義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意。作祠堂于法興方丈之西。嗚呼。爲吏于鄉。其有恩德久而民祠之者。幾人。在位之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書于國史。士大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尙書職。方員外郎致仕。好脩而自重。直諒多聞之君子也。其仲諱庠。字元禮。爲

尙書都官郎中敏于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者。爲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逃光武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君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

智軫禪師塔記

惟正法眼藏。流布震旦。涉其道者。如恒河沙。然根有利鈍。知有深淺。故號老宿宗匠者。以之教人。未免或滯于一隅。而惟雲門正真大師文偃。始以其道振于嶺表。諸方大士。論不斂衽。與奪可否。莫有閒言。雲門之後。至雪竇重顯。最盛于東南。其嗣法門人衆矣。而天衣義懷。號爲偏得其道。自天衣之歿。其法嗣往往出現一方。四方禪學之所折中。比丘載者。學于天衣。旣得其道。而隱德晦迹。終始莫得而攷。獨泉南比丘智軫。問道于載。而得法焉。智軫少爲儒。卓犖有奇志。忽悟世幻。遂爲佛徒。旣悟道于載。人亦頗聞之。嘗往楚州壽昌漣水。淳化。然師之道。孤峻而行介。若其徒非似之者。莫能親焉。某居憂山陽時。嘗從師遊。其所以開警者至矣。每勸師少出其有。以爲衆福。而竊攷其志。蓋篤于己。而慮于外。尊其道而不妄。以及人。也。其後襄州守逐其部中禪院主者。請住持。師曰。此將有訟矣。不可。因拒之。而後果興獄。逮捕甚衆。而師獨免。來京師。閒居天清。士大夫有欲請師說法者。師言佛化人各有分。何待說爲。卒亦不可。此豈載之微意歟。或議師以爲佛之道。主于利物。而師深閤其有不及人。豈佛意歟。予曰。不然。五膳玉食。不入瓦缶。四大海水。不灌牛迹。吾何容心哉。虛無以受之。則一毫不以及物。道當然也。師以紹聖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夜。右脇示寂于天清。朝請郎李延世者。辦其終事。挈其骨葬于漣水。淳化。後若干年。有盱眙楊某者。欲刻

銘焉。以予嘗從遊而請銘。請以此銘之。復說偈曰。  
雲門大開士。後世繼始祖。具佛正知見。建此妙法幢。師滅度已久。正法訛變時。雪竇及天衣。二大士出現。  
挽佛日回照。嗣說雲門法。裔蓋其曾元。天衣有逸嗣。號曰比丘載。獨此具妙法。付之智軫師。軫真似其師。  
曰道本爲己。視人不我契。不施以一毫。毋以天酥饌。而投之穢器。是將不能受。爲般若之累。以是坐道場。  
俄卽自謝去。或悲後無述。謂師道不顯。稽首窣堵坡。師所在不滅。

###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唐晉之餘風。儉樸而敦本。而澤。潞在唐爲雄鎮。以精兵聞天下。故其民好武爲健鬪。夫以儉樸好武之民。則其于山水奇勝之觀。宜其忽而不治。委棄而不惜也。今縣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遊于縣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石下。激石而聲琅然。張君名之曰漱玉。其一出大石下。而石狀若龜。因名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罅之口。以下達于大池。構亭于泉側。名曰爽氣亭。後爲石磴。磴窮爲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喬林秀木。水石奇麗之狀。皆悅可人意。而不可以言盡也。孔子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予以爲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予遊。其行己操術。其爲仁知之類有餘矣。而又好學而甚文。予意其爲政滋久。政事日信于民。以其簿書之簡。日徜徉于山水之間。仰喬木而俯清泉。資之以烟雲魚鳥之麗。把酒賦

詩與夫雜見于文字言語者。將超然出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

鴻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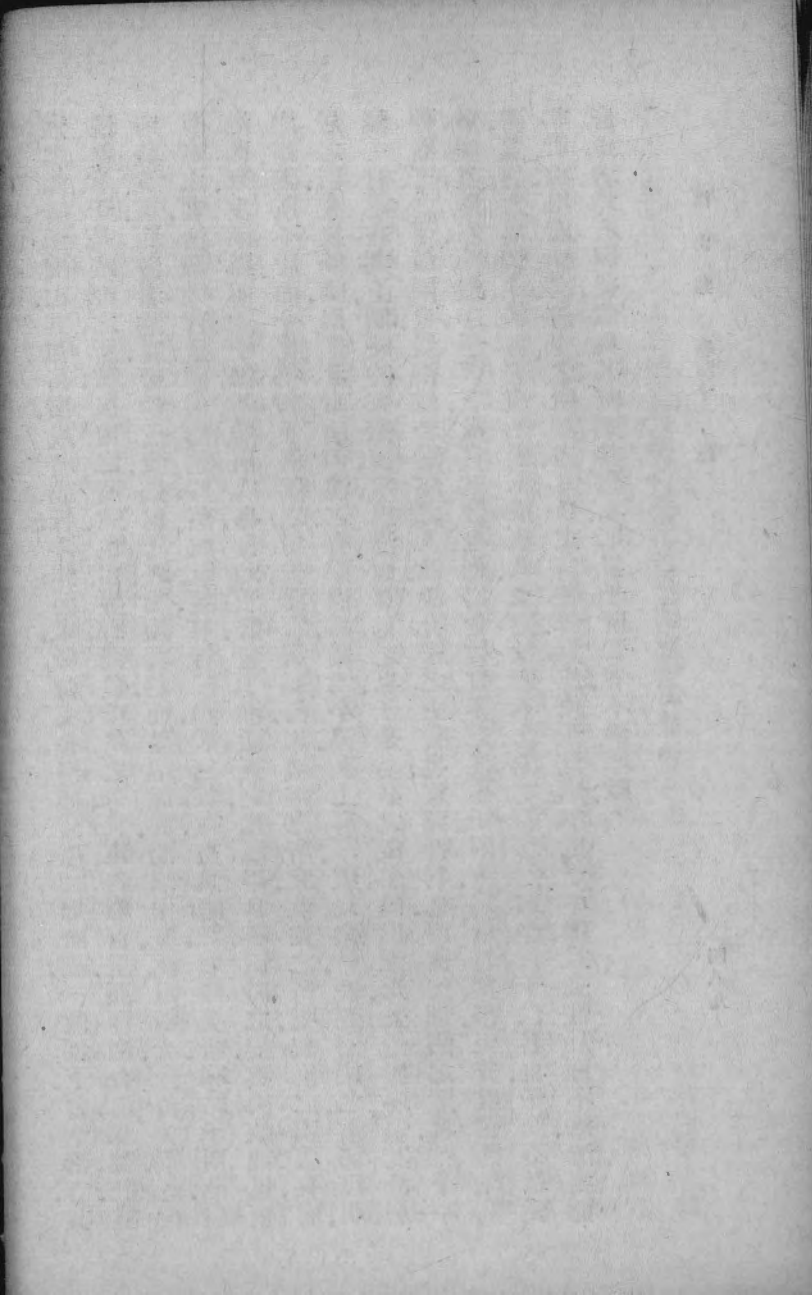
鴻軒者。張子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懸暗不見事。幾得譴辱于聖世。蒙垢忍恥于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于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予居此以己卯之秋。其遷也庚辰之春。與夫警鰲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唯。

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

四方之車舟。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于泗。而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于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慍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爲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鬪訟爭鬪。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爲泗之劇。而吏于泗者。于臨淮爲最勞。自予之來。未幾。而得安坐以治事。與夫寮屬之往來。而閒以休于家者。纔十一。凡飲食之安。朋友之歡。疾病之養。率無有。予亦幸未至于衰老病憊。意猶足以及之。而今年之秋。困于疾癘者數矣。吾聞之。君子之道。使內不傷己。外不傷物可也。不當事物之責。而求尸天下之至勞。則傷己。必求甚安。至樂之地。而不能少行所不欲。則傷義。是二者皆過矣。擇乎中。而無傷者。君子之道也。既求其凡主簿。于此者。名氏日月著之。而又告之如此。

思淮亭記

淮之源發于桐柏。其初甚微。或積或行。洋洋而東。旁會支合。滂沛淫溢。連穎合蔡。一流而下。會于壽春。其流浩然。于是蛟龍之所藏。風雨之所興。包山界野。而負千斛之舟。又東行數百里。而汴泗合焉。水益壯。其所負益重。而游者益謹。旁沾遠溉。豐田沃野。物賴其利。而縈抱城郭。間以山麓。洄洑清泚。長魚美蟹。菱蒲葭葦之利。沾及數百里。而南商越賈。萬帆巨艦。羣行旅集。居民旅肆。烹魚醞酒。歌謠笑語。聯絡于兩隅。自泗而東。與潮通而還于海。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凡風平日霽。四時之變。與夫蛟龍風雨之怪。無所不歷。而今也得官于洛陽之壽安。而官居福昌。凡風俗之所宜。飲食之所嗜。與淮之南異矣。官居之西。有泉幽幽。出于北阜。淪而注之。有聲淙然。聚爲小潭。其上有亭。環以脩竹。吾遊而樂之。漱濯汲引。無一日不在其上。而時時慨然南望。思淮而莫見之也。于是易亭之故名曰思淮焉。夫士雖恥懷其故居。而君子之于故國也。豈漠然若秦越之人哉。故孔子之去魯也。遲遲吾行也。曰。去父母國之道也。君子不敢樂其所私。而無志于天下。故自其壯也。則出身委質。奔走從事于四方。以求行其學。至安其舊而樂其習。豈與人異情哉。特與夫懷土而不遷異耳。夫棄故而不念。流寓而忘返。則必薄于仁者也。予既不敢愛其所處。出而仕矣。然少之所居處。耳目之所習狎。豈能使予漠然無感于中哉。且夫懷居而不遷。流寓而忘返者。均有罪矣。然與其輕棄其舊也。則累于所習者。不猶厚歟。



# 柯山集卷四十二

記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竦。此則蛟龍虯蜃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縣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龍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遊。其背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予官福昌。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爲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絡。縈以蔦蔓。凡日將旦。夕將晦。鳥鳴獸號。聲音百千。終日闐然。不聞人聲。夫環爲城。通爲衢。限爲域。立爲屋室。闢爲場圃。夷易洞達。內外相應。面陽而背陰。附燥而瞰溼。間

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禽獸不敢藏。蛇虺無所蟠。居之而安。遊之而樂。而人之氣。乃無勝其異己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壽考安樂。遠去疾癘。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其堅頑碩老。無以異于叢澤。此則鳥獸之所戀。而蛇虺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隣之外。晨夜而不敢出。其心矜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蛇虺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于是聚吏徒。集斧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剖根窮本。芟伐翦剔。大者備梁柱。小者中椽杙。弱者補藩籬。惡者從薪蒸。洒掃壅除。平地乃見。陰陽疏通。表裏洞然。屋室階闕。如湧而出。于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遊而足不怠。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其所類。發乎其所託。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爲始也。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瀕。行者反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舍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



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遊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于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是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敝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燕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爲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事。其致用于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也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于此矣。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方梵天。十六王子。羅列上下。請轉法輪。而曰。佛知時未至。受請默然坐。及時至也。乃三轉十二行法輪。如翬雲普雨一切。夫具福慧至于佛。而演法利衆。猶須候時者。雖聖人不能違。而况其餘哉。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中院。僧法肇自錢塘內之。而居院之傍舍。如是。凡歷五住持。而未有以易也。比丘詮嗣院事。乃歎曰。此我之責也。佛以象法道利羣品。使濁劫惡世。猶獲見佛。

紫金光身。其奉事當加謹。其爲役當加勤。而吾慈氏像。乃藏之漏屋。不大振顯。天龍鬼神。其謂我何。元符元年。發憤出都。遍一切以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施與。金帛無量。乃創爲正殿。其命工以二年之春。粵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列侍。程程妙好莊嚴之具。以爲供養。青蓮下觀。悲愍四衆。白毫旁耀。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禮者。如升兜率。遊內院。聞海潮音。受勝妙樂。詮乃屬予記其事。予曰。前五比丘。豈無一人嘗作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于子。何也。佛子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于春夏。黃落于秋冬。過去未來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雖不爲而彼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役不久而就。如債所負。取而不怨。時哉。時哉。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大善根。盡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充滿一切聲色。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參取。

記異

元豐己丑六月。予故人子假承務郎楊克勤。自合肥赴京師。過咸平。爲予言。道出亳州太清宮下。太清之人。爲楊言。有道人方士者。貧窶而意氣甚揚。攜藥爐燒藥。老子殿下。大言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衆聚觀。須臾。有火自其爐出。然其衣。卽焰發滿身。其人驚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庭中。火所經地。物不然。獨燒其身。須臾。北面老子像。若首伏者。已而斃。視其身。灼爛矣。楊問之。太清宮人。與驗尸官。不異。嗚呼。其亦異矣。狂士之以僭誕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欲驚愚夫癡氓。以自售其藥。爲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售其學。以誑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訓典。毀譽先儒。操臆見私智。而以聖人自欺者。與太

清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有怒目切齒者乎。夫學不死。養氣鍊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出于老子者也。因其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忘其大者。可以鑒諸此。

###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卽孔子廟而爲之。僅以塞詔。其後爲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爲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餘。學之有司者。月有給。其秀民良材。從其先生長者。皆往遊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于譙郡張某以記之。爲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于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予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與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爲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爲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誠。皆必由之。則一事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旣已大異哉。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爲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爲章甫。騎者之不爲駟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

學是廢食于飢而必責學校于今日猶強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爲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爲無事于學而不爲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亦深矣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于是進爵爲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陬外裔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公之封國也顧不能祀而可乎于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祀焉告于譙郡張某使記之某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母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

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遊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其說書于堂而刺之。

### 真陽縣素絲堂記

慶歷中。起居錢公守真陽。名其燕寢曰素絲堂。未紹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謫齊安。道蔡之真陽。真陽宰錢君。起居之孫也。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高潔。寒暑之居咸宜。而錢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錢氏有大功事于吳。爲宋忠臣。著于令甲。而子孫仕于朝。以才德爲名臣者相繼。號爲天下甲族。觀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己守公之意。有自來矣。錢君治真陽。不勞而庶務舉。與客終日。情言于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無難也。起居諱彥遠。吳越忠懿王之孫。閏月二十五日。

###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舉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爲政也。今吾民小之爲鬪鬪。大之爲盜賊。鞭笞戮死。相繼于有司。而不知恥。意者未嘗教之歟。教之道必先治學校。誘其民之才秀。而勸

養之。使之業成出仕。受祿于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動慕悅而興于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袞之治閩。皆用此道。然蜀閩皆去中原數千里。其民雜乎蠻夷。猶且教之有成。而況吾邑之在淮。潁間。去王都纔數百里。其民儉樸而倡優拙。靜慎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爲學舍。而不果成。廢且二十年矣。君子是相地賦工興役。四旬而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學之百須。皆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闢學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十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又爲之延師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學者日加多。予守潁時。則聞君之興學。辛巳之冬。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于新。而屬予記之。予謂之曰。今州縣之吏。取辦目前。責以教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乃引以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爲政易。教民難。教民者始于至誠。終于不倦。二者皆本于治吾心。一不至焉。則不能以有成。蓋未易也。君勉之哉。

太寧寺僧堂記

圓明岳師住淮陰之大寧寺。其始至也。牆屋圯毀。佛事不嚴。歲乃大饑。寺田之入。不足以給其衆。圓明日。夜刻苦菲薄。率其徒爲勞辱事。完補葺治。雖寒暑不休。寺乃僅完。予去太寧五年而再至。入門。視左右前後。脫然疑非昔者。視聽步履。明潔安穩。蓋易舊而新者十五六矣。予勞圓明曰。小邑民貧。能相勸而成此。未易也。圓明曰。自容而已。未足道也。佛之道。先物而後己。苦身而安人。吾之僧室。庫陋弊惡。不足以延四方之學者。吾將易爲重堂。使容百人。飲食寢處于前。讀誦燕息于後。而吾之居此。可以無愧者矣。明年春。

堂成其周廣嚴好。皆如其言。而命予爲之記曰。天下之物。各以其功而居其享。未有無故而安受天下之養者。不幸而冒得之。則譏罵詬辱。其或傾害篡取。必奪之而後已。若佛者。世固未嘗見。獨以其書東越幾千萬里而來中國。未嘗期人之尊敬奉事。而自一邑一國。望其宮室棟宇。傑大壯麗者。必佛與其徒之所居。富人大家。愛蓄蓄藏。至不以分骨肉。而擇取精好。交手而獻之佛。其心惟恐其不我享也。人之所畏愛。莫若賞罰。人君持玉帛爵祿。刀鋸鈇鉞。率其下從所欲。有偃然不肯爲用者。世之營治塔廟佛像者。其不能爲也。無強之者。其能爲也。豈遽有利哉。而其勤力者。不啻如愛父母。畏官府。殫智畢力。不以一毫自欺。至其有成。公上之力。或有不能及。夫君子之于簞食豆羹。其得不得。皆以爲有命。彼獨安享天下之奉。如此國君不以爲僭。天下莫之敢議。謂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哉。嗚呼。世之學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飢而人與之食。居而人與之舍。人任其飢寒之憂。而已享其學道之利者。毋乃人以其望佛者望之耶。嗚呼。使誠得佛之道。則吾將以所以事佛者事之。如其不足而將冒而處也。則資物之一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蓋亦視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所取而知其與。是其默相天下陰利萬物之功。宜亦不可計矣。而惑者嘗欲憤詆而勝之。不亦過乎。彼屢詆而不勝者。其必有可恃也。

粥記贈邠老

張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椀。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

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 柯山集卷四十三

傳

任青傳

任青。壽春人。少無賴。爲盜。以智數雄其黨。有聲羣盜中。然青爲盜不多殺害。爲濟所欲。不多求。稍有以賢其類矣。里僧有善驢。其值數萬錢。僧愛之。所以圍備之甚固。盜數取之不得。于是里少年聚數萬錢。邀青曰。子能得驢。則請以錢爲君壽。不能得。君妄得名也。青笑謝。少年辭不能。少年固強之。青曰。具飲。夜半。吾乘驢來詣君矣。雖然。願以是爲戲。卒事。請以驢還僧。少年曰。諾。夜半。青懷刀超其垣入。僧繫驢房外。鎖驢前足。無可解理。青卽解刀微刺驢足間見血。以刀擊地跑者久之。僧聞。使童疾走燭視驢。青疾起。匿。童卽語鎖齧驢足流血矣。僧卽取鑰命童解鎖。童去寢熟。青卽牽驢自其門出。疾驅而至。少年所。一座大驚。明日。乃使謝僧還驢。曰。吾以爲戲。願勿罪也。其多智數率如此。後稍聚黨。罪過數發。吏捕逐不得。聞朝廷。詔使招出之。青卽自詣壽春。詔以補卒。太守使捕郡中盜。往輒得。境爲無盜。以勞稍遷等。後數得尤賊。詔授官。至右侍禁。元豐三年。河南伊陽賊張晏。聚黨抄掠。傷吏士。朝廷選青爲伊陽巡檢。五年。盜劫伊陽之小水。青追盜至福昌。予因見之。青長六尺餘。慷慨敢勇。持刀入山。獨行二百餘里。以一時往返。然貌恂恂謙

恭事士大夫甚謹。惟恐不當其意。居官小心。畏法廉潔。御下有恩。其語捕盜。甚有方略云。先是朝廷興師取靈州。陝西轉運使李察當領徒從大將高遵裕軍出塞。察與青有舊恩。奏辟青從行。遵裕軍疾驅入塞。察數危窘矣。青衛之夜。則被甲守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賴以全者。青之力也。張子曰。青始強暴。爲盜賊。後乃折節。士大夫或媿焉。其始蓋無有教之者故也。夫中道爲善。猶不失爲士。况終始于善者哉。然青才有過人者。彼雖爲盜。固有以自異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吾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于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旣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嘗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遊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攜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祠。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卿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

見上中不能無小妒。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選于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執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 贊

#### 達磨眞贊

靈山會上。舉示一華。迦葉微笑。空葉生風。鼓動羣有。遂號萬竅。枝葉芬敷。去本愈遠。知者得要。世間凝然。一味法界。孰粗孰妙。老胡鼻孔。在我手裏。一任勃跳。

#### 紫君贊有序

紫君者。予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滑澤。有足嘉者云。

青龍之孫。被以紫綃。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腹心清虛。而表甚粲。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得之黃岡。從我逍遙。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與汝歸。侶我筆瓢。不願同雕幾。以寵強國。惟可奉賢老。以步王朝。杖乎有知。毋我獻嘲。

####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贊有序

廬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建。九天採訪使者之祠。其地邃潔而嚴清。故四方之爲道者樂居。

之。又爲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有。而獨所謂朝天九幽二拔罪懺者。久之未補。道士溫信之謂二書皆衆真之格言。拯下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獨丐錢于旁郡。凡一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模散印施。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及此乎。紹聖戊寅歲。予謫官齊安。見信之有求于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于二書之成也。求予紀之。爲之贊曰。

上真高居。憫下民兮。導以格言。出苦淪兮。昔亡其書。今復新兮。誰力成之。道士溫兮。疇嘉爾心。有至神兮。報之以福。名不泯兮。

衛靈公贊有序

昔衛靈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遐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備禮。致尸牖下。于我畢矣。靈公弔而問焉。其子陳父之義。靈公愕然。引咎在己。命改殯于客之位。進蘧黜瑕。衛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君。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諄。兩耳洞然。聞與不聞。其暴戾者。斧鉞乃陳。孰肯旣死。愧其僵尸。追用其言。以禮致哀。嗟乎靈公。衛之淫君。所立如此。宜免其身。作此贊詞。我思古人。

徐翁真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獨以其形立。聰明睿知。守以愚。微妙元通。不可識。

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

東出譙門。少南馳十三里。有井焉。其味甘冽。故駕部郎中黃公諱好謙。卜葬其親。汲而異之。問諸野人曰。是友于泉也。何以得是名哉。曰。昔有兄弟灌園以奉親者。鑿井而得甘泉。邦人美之。以名其鄉。卽其地也。公曰。地名勝母。曾參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吾將卜窆。多之事。而遇斯泉。吉孰勝焉。遂葬諸泉上。而公益以孝弟著。至公之子若孫。皆雍雍如也。人以此泉爲祥。而以公家敦睦爲法式。昔有南遊。過貪泉而酌之。比及南海。裹其珠璣以走。其貪如此。泉之能移人也甚矣。貪自其心。而發于泉。然則友于獨不發于泉乎。蓋志士取舍。亦自有道。不得不徇其名。夫柏人者。以爲迫于人也邪。蒿之不可以食。世子皆惡其名也。不然。曾墨之所以去人者。彼皆非歟。公旣葬其親。遂以泉遺子孫。子孫世飲斯泉。則孝弟世相守也。守孝弟者。天必豐之以福。吾以是知黃氏之大未可量也。敢請銘之。銘曰。

孝乎惟孝兮。友于兄弟。公之懿德兮。實天所啟。敢我以茲泉兮。其甘如醴。以羞祭祀兮。以饒以饒。我銘其泉兮。名以定體。世飲是泉兮。雍雍濟濟。咨爾後人兮。勿忘周禮。

李援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吾騁兮。吾固在定。孰謂吾寂。皆作皆應。是中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偈

求畫觀音像偈

補陀仙人勝第一。以一願力救諸苦。慈護十方如日月。衆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養。如人知飽必敬穀。我于往劫曾承事。今世獲聞無上號。願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佛身。如影子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願以是觀無上道。受者非貪施非愛。于未來世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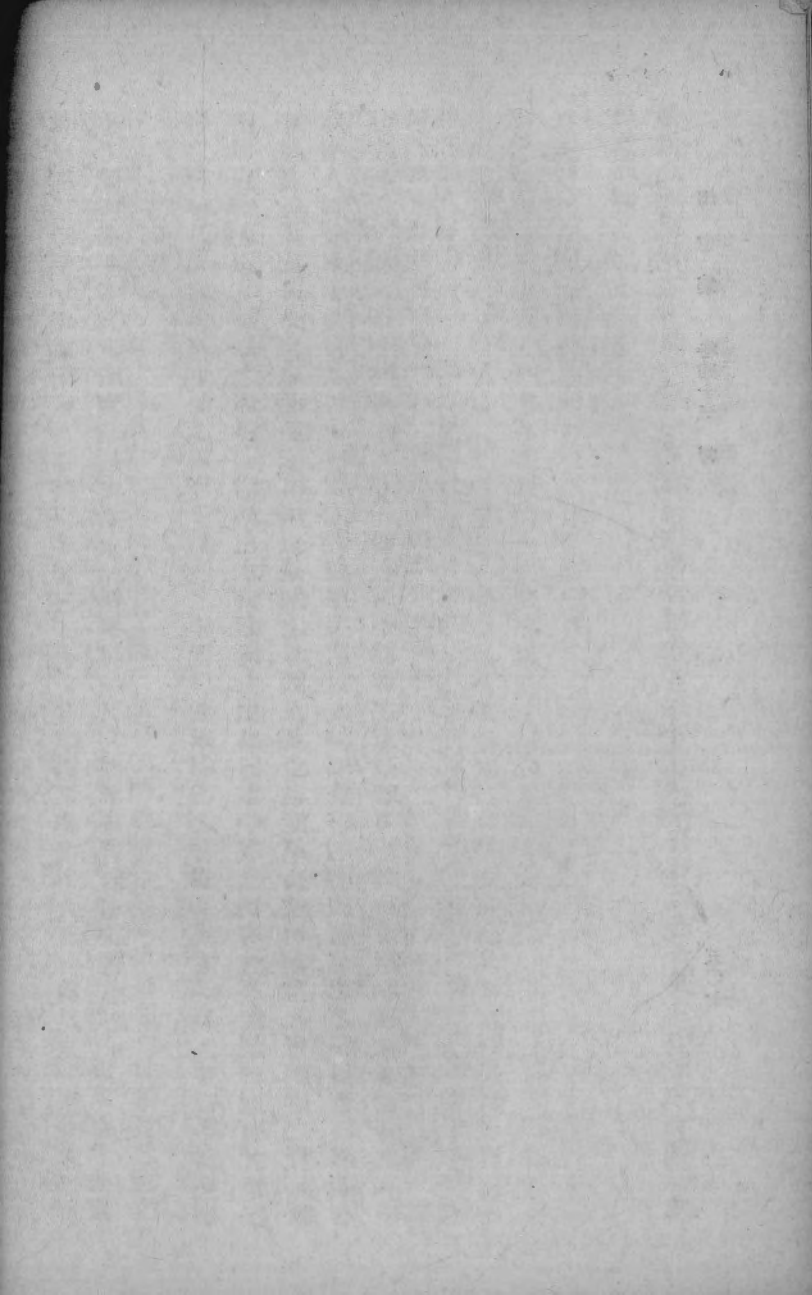
評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爲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喪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于干戈。橫尸血刀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于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酣樂于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子。

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尙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于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爲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莫與爲比。前世能者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爲世所寶，而荔支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志之。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闋仙之徒，皆以剝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于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案雞聲茅店月一聯，乃溫飛卿詩，柳塘春水漫一聯，乃嚴維詩，此誤屬郊、島。





# 柯山集卷四十四

## 題跋

###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鶩昏闖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于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窮于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所能究也哉

### 書宋齊邱化書

齊邱僞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

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于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邱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雜書

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據水。或絕或流。多鴟鵂白鷺。邇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年八十餘以死。予爲誌其墓。而平生事爲之詳。多得之熙老也。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必有絲竹童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遊。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

成。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至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皆見作香字。魚未爲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君子者。以其有德也。從之衆矣。此名輿字子師之說也。未以丙戌歲仲冬。自黃之穎。過盱眙。少留。子師出子瞻文。始獲見焉。于是蘇公之亡五年矣。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二日書。

跋唐太宗畫目

唐太宗躬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羣雄搏戰而勝之。計其勇健虓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真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傑邁秀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十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畫目。是其真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度可愛。

跋龐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爲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方不能盡。使不工者惑其疑似而用之。則害大矣。惟仲景傷

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豫告人。嗟夫。仁人之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爲也。龐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其用心爲術。非儷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龐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黃藥。仲實以黃別駕後序求予書。而仲實之父爲醫。得龐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

題道孚墨竹

文與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城。蓋屬眉山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爲竹。畫得與可之法。獨生意自然。遠不逮也。吾甥楊克一本不學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

書贈賈生

子嘗病世士少而學荒於遨嬉。壯而立盡於嗜欲。老而成累於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醇靜篤實。少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成。必有大過人也。

記外祖李公詩卷後

晏元獻鎮亳。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爲譙令。元獻雖以故相守藩。位貌尊貴。而與外祖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方是時。太平積年。內外無事。公卿大臣。皆一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燕息。往往喜與詩人文士談笑。述作。觀其指物樵事。皆慨然自託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可

謂盛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願交。而嘗賦詩稱少日知己。惟晏。范。故元獻及文正往來詩居多焉。

###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亳道楚。予時自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于行次。公得予書甚喜也。謂予曰。我與子皆沂汴而西。能從我行乎。時予舟無挽兵。爲予求之甚力。公又曰。我行駛。非子能及也。子至永城。當纜舟陸走。一日至亳。爲旬日會也。公遂行。後予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令寓書于公。六年予罷壽安尉。居洛。而聞公卒。爲文一篇。將祭公于河南。而成都范祖禹夢得自言嘗爲公舉。亦欲爲文以祭。謂子有往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來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弟翰林公自建昌赴京師。予謁見于咸平。知公已葬南豐。或客可寓以祭者。當書所爲文一帛。公之墓焉。其意之所欲。則具之文矣。

### 書小山

中峰承天石。左峰天鼓石。右峰天冠石。雲幢雨蓋。後隊三石。由山下升山左而上。天鼓石。上有石如人俛而白事。曰仙報石。承天石。天冠石之間。有一峯如人冠而拱。若受左峰之報。曰恭受石。子泛大江三千餘里。江山之奇偉峭拔。如匡廬。九華者。不可勝數。山水之觀。無以加矣。而曾此山之足云乎。應之曰。遇大于細者。得其意而遺其形。觀拳石而山之意具矣。此山亦足多哉。客曰。山無情之物也。安得意耶。應之曰。有

情之意有窮。無情之意無盡。王宮侯第。疊石爲山。亦多矣。經構裨補。盡人之巧。然攬之無可翫。去之無可思。其于糞壤。一間山水之態。雖環奇偉麗。而縱橫曲直。未必盡當于人意。而見則愛之。去則思之。無情之意也。書小山。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于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尙。乃試于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乃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者。昔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且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替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以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

遇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論語矣。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爲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 書司馬燾事

司馬燾。陝人。太師文正之姪也。制舉中第。調關中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晝寐。恍惚間。見一美婦人。衣裳甚古。入幌中。執版歌曰。家在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燕子又將春色去。紗窗一陣黃昏雨。歌闕而去。燾因續成一曲。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黃金縷。望斷雲行無去處。夢回明月生春浦。後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燾竟卒于官。

###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是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亦怒。弗見梁使者。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曲請於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

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是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則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



# 柯山集卷四十五

## 題跋

### 書道士齊希莊事

道士齊希莊。頗學養生。喜遊名山。至王屋山。樂之不忍去。搆草堂。居燕真人巖前。王屋多栗。橡。蕪。菁。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採收給食。居三年。自若也。一日有猴入其室。希莊初不甚怪。逐之不去。視希莊坐起。百爲從。傍傲之。希莊大怪。念初居山時。客有教希莊逐猴法。取猴矢懸而擊之。試用。猴爲去。希莊獨喜。居數日。有大猴異甚。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傲其動作。如前猴者。希莊懼。莫知所爲。不敢復逐。久之。猴復去。希莊意欲出山。未決。一日有人呼。希莊出視。有人若兩髻童子。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貌不甚類人。問麻籠山安。自往。希莊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飛。直度嶺壑。望視不及。自是希莊夜聞舍傍百物有聲。一夕大雪。晨出。視門外人跡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瘖疾。數歲方愈。濮陽杜毅言。嘗主薄王屋縣。有登王屋天壇峯。得方玉如鏡者。毅讀道家書。載黃帝嘗以八方玉鏡懸壇八方。祀上帝云。予嘗以此事語洛人楊國寶。應之。應之云。其故人有居嵩高者。言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頑然無聞。徒中夜咽唾。山鬼笑汝。齊希莊庸道士也。僅聞養生小術。其不容于王屋之猴。何足怪哉。

藥戒

張子病痞。積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于外。而其中茶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茶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茶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茶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于快吾心。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爲痞。橫乎于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氣。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和平之氣。不旣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茶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于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憊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胎國之說也。豈特醫之于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救之以命。捍而不聽。勤之以事。放而

不畏法令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營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于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書然擊去之之爲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除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漶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于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且病。齒髮變衰。悲日之就盡。與其呻吟疾痛。骨肉環侍。莫知所爲。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萬一哉。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飲食之節。導引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考其方術。試藥物。以防其疾痛。務以強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他。

嗚呼。使誠身強而永年耶。則雖樵漁以自給。飲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所樂。無以易之矣。顧爵位車服衣食室廬之奉。果何物哉。予讀高堂延壽錄。既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生之能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反復讀之不厭。董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明。飲食動作如壯人。予知生之方既試矣。于是爲書其末。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爲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邱之號。無從而有。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耶。抑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于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爲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爲佛哉。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昇舉。而未能決。遂與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見曰。是無仙骨。但急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信矣。夫能勇退于富貴急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則已。有則必此流爲之。

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于東府某。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蓋此銘也。

###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裔。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束爾手。吾將殺汝。則雖賁育。不敢施于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于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土黎樹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臧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于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尙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臣之如渾臧、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

此况無二臣者哉。

書趙令時字說後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閒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藁。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謂篤行而剛。信于爲道者歟。

記行色詩

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詩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中外。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旣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黃州時。爲奉議郎潘公詩一卷。備正書行草數體。予再官于黃。首尾且三年。嘗假此書于奉議之子大臨。以爲書法。庚辰孟秋。蒙恩守魯。將之官。盡出所假潘氏諸書歸之。獨此一卷。令男秬納之篋中。

子與邠老皆蘇學士徒也。舍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坡復徵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爲據。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棖爲剛者。夫子曰。棖也。愆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于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於事者。爲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蘇公行己可謂剛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千古。氣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君之剛。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爲剛者必仁之論。則孫君可知矣。其子思厲。操履文詞。絕人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予言其信。

題賈長卿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于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己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于其初。其攷于理。較于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于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者。

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于意外。惑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纔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二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臨歿。自爲挽詩一章。殊可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予覽之。令人愴恨。大觀丁亥仲春。張耒書。

跋范坦所藏高閒帖

予治平末。嘗見太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閒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爲高閒之書如此。則韓序乃實錄矣。後予官祕書。且十年。凡祕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晉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閒書絕未嘗見。豈閒自重其藝。不妄爲人書。故後之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文。追想楊褒石本。真出一手。足知退之之言不妄也。



# 柯山集卷四十六

## 書簡

### 答汪信民書

某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某于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者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氣不入于心。僻學不接于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于中。發于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論。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旣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

### 與魯直書

某再拜。學士足下。僕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舍生有自江南來者。藉藉能道魯直名。後數年。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蘇公者。皆喜道足下。僕于斯時。固已有願交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浙。

間就食以繼活。又得官西游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四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于予耳。最後蘇公以文章得罪。而聞足下實與其間。蘇公黜官。貶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飢粥不給。風雨不蔽。平日之譽德美者。皆諱之矣。誰復議于蘇公之徒哉。宜遂滅息揜抑。而莫敢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不減于昔。而有加焉。夫天下人之公議。固不可終闕。然非有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于寂寥蔽障之地者。非其卓然有人。欲揜之而不可得者。未易至也。故僕之願交之心。與魯直之名。其深淺常相若也。僕爲丞于咸平者一年矣。聞魯直如隔舍。如束縛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勞。有可及之勢。而限于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平于理之不當然者。僕之區區。所以不能得見面。而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以甚慎。而某案此下有脫文。

某再啓。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所愛弟。天乎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呂家諸舅。又復不振。想時得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面慰。臨書隕涕。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某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某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某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

乎。欲持納而貪于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勳厚。亦不敢隱其所知于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前科斗鳥迹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謂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于口。無一可愜。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適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擗摻而牽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

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投知己書

五月日。某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某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志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于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愠見于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于其容。當其情見于物。而意洩于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某自卯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爲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辯。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于大道。靡不畢觀。時時有所感發。已能見之于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二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于當世而可知。與夫考于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于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仕而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茶。鬱塞憤懣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常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窮于江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蕩。重山複嶺。猿猩猱鼯之出入。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而安行。

晝則接于起居。夜則見于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以自振于貧賤。既窮者。某素于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庶幾于有聞。而門單族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陵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爲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濱耳。如某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于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厲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所得。某之于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于技。則有間矣。某之區區。蓋已盡佈于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爲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獎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某自顧所藏。無一而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幾六十卷。以辱左右。伏惟問暇。而賜觀焉。則某之精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于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慍。一樂正子用于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

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于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于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于其前。儉巧伺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仰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某生三十有五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爲正人大丈夫。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挺然于羣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于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爲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道途之以爲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于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未嘗欣然自負。以爲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爲令沈邱。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愚。且喜爲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拔于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于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爲京官。某者。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于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丞于大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于下執事。而丞于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官屬者一歲矣。而不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某姓名。而竊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于聞善。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耶。其問之也。豈其欲知之也。某之羈窮。困辱于世久矣。逢之者不問。愬之者不省。一日哀而問之。若將憫焉者。則某非偶人。安能不一啓口哉。某生三十有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受養者未飽。而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勤手足。所欲不過斗升之粟。而常苦不足。而性又愚魯。不習世務。屈首于官。始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事勢多端。不敢略試。親負擔之役。而不足于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于賤。摩牙者假之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瘡不敢較。出而坐曹。禱以求免。歸而對案。嘆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世。而浮寄南北。求咫尺之士。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之飢寒于一官之祿。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者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參計利害。一及其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以黽勉而久不能去。自得官至于今。十有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于此。世之仕者。有如某。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耶。其聞某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不肯屈其身。以一毫請于人者。有三請而三却之。猶往而不已者。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毫不可貶於人。惟其所欲。微俸于得位。而求祿止于爲貧。故屢請而不嫌于辱。所惡于失己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某也。聞執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怍。于進退之分。則有罪矣。惟某之不才。所志止于爲貧。而所欲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城。費執事片言之勞。

而某之賜足矣。干冒臺嚴。死罪死罪。

答李援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爾。各有職守。不得相過從。甚可嘆也。人來蒙示書及新詩一軸。書詞臺臺。推與過當。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壯而孤。應舉覓官。累于飢寒耳。非欲取好官厚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踐顯美。又暗于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沾沾省過。非不欲自奮舉。以干世而脫貧者。亦非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顧坐鈍弱不能耳。若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皆抱奇行異才。視一世之禍福。爲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何足以與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奇。詞藻俊發。其于用事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爾。何可量哉。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何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旣也。歎仰歎仰。雖未得熟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略測足下之好惡矣。胸中所無。無乃欲玩而藏之。以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玩而藏之。斯可矣。似非求售之道。惟以時自重。不宜。

答杜鋒書

某啓。罪垢謫官于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陳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于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于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于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



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爲不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緜。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

### 再答杜錄書

承諭塵塵。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于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于道德。其深矣哉。屈狐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

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壽樂。其于禮樂之際深矣。其于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與大蘇二簡

昨日款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并吳爲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攷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有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敘年。與諸國一槩者。攷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卽位年數。略敘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卽位之年。無從爲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卽位年數。年旣可攷。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旣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旣不全。意不成爲譜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避進楚而退吳。何也。攷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昨日奉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論者。非以爲史者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爲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唐臣也。無臣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有何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于史之名似不順爾。雖不云爾。尙可以貶辱也。班氏書有後漢事。范氏書亦有前漢事。未以爲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

春秋中忽有一篇爲秦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爲如何。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論。姑欲受教耳。

答李文叔爲兄立諡簡

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卽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爲兄作諡固善。但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誅與諡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爲立諡耶。古之私諡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諡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諡以貞曜。然後世讀通所著書讀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隅工于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孔、孟、顏、閔。不聞有諡。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諡。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諡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諡不能使欺者傳。無諡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德。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議而公諡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謂弟不私其兄哉。旣嫌于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爲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尙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卽當下筆。僭易死罪。

與楊道孚手簡

來篇絕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分寄。從公之外。刻意書史是望。未致司理三哥。

